

220
120
胡寄塵先生編

托爾斯泰與佛經

世界佛教居士林出版

上海海甯路錫金公所內

Tolstoi and Buddhism.

啓事一

本林編輯部刻正編輯林刊及各種宏法利生之書籍惟同人等見聞有限伏望

海內諸大德不吝賜教以匡不逮藉利進行是所至禱惠賜佳作請寄本林編輯部備刊

世界佛教居士林編輯處謹啓

啓事二

本林發行林刊及各種善書籍廣宏揚伏望

海內大善士補助經費使編輯事宜努力進行則法澤被於遠近功德誠不可思議惟願慨佈仁施共襄善舉不勝盼禱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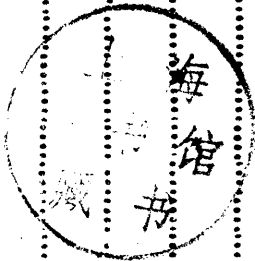
世界佛教居士林編輯處謹啓



A541 212 0020 1747B

托爾斯泰與佛經目錄

顯蔭序.....	二
自序一.....	四
自序二.....	五
第一章 緒言.....	一
第二章 托爾斯泰寓言與佛經之比較.....	五
第三章 並非翻譯.....	一九
第四章 不是偶然相同.....	〇
第五章 托爾斯泰從佛經中得來的一部份思想.....	二八
第六章 結論.....	三六



托爾斯泰與佛經 目錄

1502230

序

現在世界上有知識的人，大家都承認『佛法』是遠東文化的明星；大家都知道『佛法』和人類的行爲上精神上，都有密切關係。所以要養成有道德的行爲，謀求精神上的慰藉，非研究佛法不可；就是宗教哲學科學文學各方面，要想達到圓滿究竟的地位，也是非研究佛法不可。但是近學問家，思想家，沒有明白確實的證據，一般人那裏肯信佛法有怎樣價值呢？請大家讀胡寄塵先生的哲作，托爾斯泰與佛經一篇就知道鼎鼎大名的托爾斯泰，其學說也有從佛經得來的；乃麼他的思想哲理，也可比例而知了。我們更希望胡先生除將文學的考證外，更進爲哲理的

研求·拿佛經裏頭的精意，一一介紹於人羣；叫人人都知道宗教哲學科學的真義，乃就明白佛法是高妙，圓融，究竟爲學術思想界放大光明，望大家勇猛！精進！

中華民國十二年仲秋顯蔭

自序一

我將這本小冊子編成了以後，將我編這書的旨趣，和經過，約略向讀者說一說：

我的惟一的旨趣，便是要讓一般的人知道，托爾斯泰的思想，有一部分是從佛經中來的，但是讀托氏的書的人，往往不讀佛

經；而讀佛經的人，又往往不讀托氏的書，所以這件事，從來沒人說起過。

我以為持冷靜的態度，研究各個著名學者的思想的來歷，乃是我們應該有的事。若必欲斤斤於西方化，或東方化；則所見太小，我所不取了。

這書編成以後，曾逐日載在時事新報上題名『托爾斯泰抄襲佛經』，載完了後；又將他刪改一過並將題目改爲『托爾斯泰與佛經』；由世界佛教居士林印成小本，以廣流傳。

其他應說的話，在後面已經說過了，這裏不再說了。

民國十二年九月胡懷琛書於上海

自序二

在我將這本小書編成以後，由李經緯居士紹介，就正于顯蔭法師，並承法師替我做了一篇序。又指示我書中第四章裏所引兩個寓言，也是抄襲佛經，並非偶然相同。他的原函道：

第四章 「水神和珍珠」一條，和佛經中「太子掬海求珠，」其意完全相同。「盲人和牛乳」一條，和佛經裏「牛乳雪冷鵝動」之喻相同。從此看起來，這兩條也是抄襲，不是大意偶然相同了。

可知托氏剽竊佛經之處甚多，不止如胡先生所引幾條。吾們多讀佛經，就知道了。

我很感謝顯蔭法師指教我的話！一方面也應該將我的原文改正。但既已編成，改正頗費工夫。只好姑仍其舊；而將法師指示我的話，寫在這裏，做第二篇序文。

再者：托氏剽竊佛經無人知道，因為讀佛經的人，往往不讀托氏之書；讀托氏之書的人，又往往不讀佛經。所以這件事沒人知道。今日被我發見了，可算是偶然的事。在我未經證明以前，我做夢也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托爾斯泰，他的思想乃有許多是從佛經中來的。

胡懷琛自序。

托爾斯泰與佛經

胡懷琛編

第一章 緒言

俄國著名的哲學家，托爾斯泰，差不多全世界上的人，沒有那個不知道他的。

在俄國以外的歐洲各國，崇拜托氏，（托爾斯泰的簡稱，下文仿此，）以爲他的學說，有些東歐的彩色；却不曾知道他這種東歐彩色，完全是遠東的彩色，也就是印度的彩色。

我說這話，不是沒有證據的，我所見托爾斯泰兒童文學類編中

一部份寓言，有一部份的思想，是從佛經中得來的；而且有一部份，簡是抄襲佛經。我們從此，可以知道托爾斯泰的哲學，所受的佛經的感化是很深的了。爲甚麼西方的人大概都知道托爾斯泰，却不知道佛經呢？我所以特爲來說明這一件事。

所謂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我是沒看見他的原文，不過是看見譯本；現在先要說明白這種譯本可信不可信。據我看來，這種譯本是很可信的。

這種譯本，是唐小圃從東文翻出來的。東文本是日本昇曙夢編譯的，唐君譯本，是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二年出版的。

唐君的著作很多，有家庭童話等等，早已風行於世。昇曙夢是日本的一個著名文學家，關於托氏的書，他譯的尤多。唐君及昇曙夢，都可以相信，況唐君自序裏，也有一段說道：

我繙這本書的時候，凡遇着日本文不甚明瞭的地方，全賴百生霈霖，趙生雨晴，替我用俄文本考校；因此錯誤之處，或者較少，

這可見唐君的譯本，是拿俄文原本參校過的。唐君自序裏又有一段，說明日文本的來歷，可以表明他對於這書，非常的鄭重。他說道：

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本來沒有專書：在他的全集裏，也是東一篇，西一篇的。自日本昇曙夢氏編成托爾斯泰物語，（世界少年文學名作集第二卷，一千九百十九年，東京家庭讀物刊行會出版）纔有集合的本子，我編的這本書，也是用昇曙夢的書作藍本，不過有移置的地方。

昇曙夢原書，分「故事」「物語」「民話」三編；本書分「故事」，「「物語」」「寓言」，「「民話」」「小說」五編，「寓言」一編，完全是增加的，（從昇曙夢編譯的俄羅斯童話集中採出。）「故事」編裏，也有增加的。「小說」編是從原書「物語」編內移

置的。

以上既說明了唐君的譯本，是很可信的了。如今再說抄襲佛經的一部，只拿唐君譯本和佛經的原文來對照，便可以知道的。無論如何，中國繙譯佛經，總在托氏以前一千多年；佛經流入歐洲，也比托氏爲早。這一層想大家知道，更無須聲明的。下章所引百喻經，據金陵刻經處的本子，所引雜譬喻經，是據頻伽精舍大藏經的本子。原書具在，可以覆按。

第二章 托爾斯泰寓言與佛經之比較

(一) 蛇頭和蛇尾(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一頁)

有一條蛇，他的頭，和他的尾巴，爭着要在前面走；因此兩下裏·爭論起來·蛇頭說道：

「你在前邊走，可不成啊！你不是沒有眼睛，又沒有耳朵嗎？」

蛇的尾巴說道：

「不對！不對！我雖然沒有眼睛和耳朵，然而我有力量·你仔細想一想！究竟是仗着誰才能動呢？我若繞在樹上·你想向前走一寸，也未必成罷？」

兩方面，爭論了許久，不分勝敗·後來蛇頭說道：

「要是那麼着咱們分開罷！」

蛇頭說完，那蛇的尾巴，便離開蛇頭去了。牠既然離開蛇頭，不多時，便跌到一個窟窿裏去了。

(一) 蛇頭尾共諍喻 (雜譬喻經五頁)

昔有一蛇，頭尾自相與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大」尾語頭曰：「我亦應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最在前，是故可爲大，汝無此術，不應爲大」尾曰：「我舍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以身繞木三匝，三日而巳，頭遂不得求食，饑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之，聽汝爲大，」尾聞其

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爲大，聽汝在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火坑而死。

(二)分配遺產(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四頁)

有一個老翁，有兩個兒子。這老翁，臨死的時候，把兩個兒子，叫了過來，對他們說道：

「我死了以後，所有我遺留下的財產，你們兩個人，每人平分一半！」

老翁囑咐完了，便死了，兩個兒子，把父親葬埋了以後，便商量遵着父親的遺言，平分遺產；但是他們始終分不平均。雖然

起了多少的爭論，還是分不成功，他們兄弟兩個，自己知道智慧不足，便一齊跑到鄰家，向鄰人去請教。鄰人向他們問道：「你父親，到是怎樣囑咐你們的呢？」兄弟兩個，一個說道：

「我父親說的是：所有的財產，全都是平分一半。」

鄰人聽了，心中思索了半天，一邊思索，一邊點頭；等了一會兒，然後說道：

「既是那樣囑咐的，還有甚麼爭論的呢？你們就照着他囑咐的話，甚麼衣服呀，甚麼器具呀，甚麼家畜呀，全都分成兩半就成了：你們就這樣辦罷！」

兄弟二人，聽了隣人的話，果然就那樣辦了。到末了，兄弟兩個，甚麼也得不到。

(二) 二子分財喻 (百喻經卷下五頁)

昔摩羅國有一刹利，得病極重，必知定死：誠勅二子：我死之後，善分財物。二子隨教，於是死後作爲二分，兄言弟分不平。爾時有一愚老人言，教汝分物使得平等，現所有物，破爲二分云何破之？所謂衣裳中割作二分，瓶亦復中破作二分，所有瓮瓿亦破作二分，錢亦破作二分，如是一切所有財物，盡皆破之而作二分，如是分物，人所嗤笑。

(二) 猴兒和豌豆(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八頁)

有一個猴兒，牠兩隻手，滿滿的拿着兩把豌豆；也不知道怎麼沒拿住，掉在地下一粒。

猴兒掉了一粒豌豆，牠是不肯捨的，便彎下腰去拾；因爲這一拾，又掉了二十粒。牠見掉了二十粒，更捨不得了，又去拾。因爲這一拾，把所有的豌豆，全灑在地下了。

猴兒見所有的豌豆，全都灑了，牠怒極啦。走過去，在那豌豆上，亂踩一回，然後跑了。

(三) 獼猴把豆喻(百喻經卷下二十二頁)

昔有一獼猴，持一把豆；誤落一豆在地，便捨手中豆，欲覓其一。未得一豆，先所捨者，雞鳴食盡。

(四)乳牛(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十頁)

有一個人，養着一頭母牛，每天必擠出一大桶牛乳出來。

這牛主人，看見這牛乳，打算請一回客，他便心中想道：

「請客吃牛乳，必須十桶，才夠吃的，這個牛，每天出一桶牛乳，十天便出十桶。我十天不擠他，到請客的日子，必然存有十桶牛乳了」。

牛主人想罷，從當日起，便不去擠了。到了第十天，客全來了

，他便去擠牛乳；誰知道這個牛，因為十天沒有擠，牠的乳全乾了，所擠出來的，連一桶也沒有了。

(四) 愚人集牛乳喻(百喻經卷上四頁)

昔有愚人，將會賓客，欲集牛乳，以擬供設，而作是念：我今若預於日中穀取牛乳，牛乳漸多，卒無安處，或復酢敗；不如卽就牛腹盛之，待臨會時，當頓穀取。作是念已，便捉犍牛母子，各繫異處。却後一月，爾乃設會：迎置賓客，方牽牛來，欲穀取乳；而此牛乳卽乾無有。時爲衆賓或瞋或笑。

(五) 最好吃的梨(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十五頁)

有一個主人，教他的僕人買梨去，他對僕人說道：

「你給我買最好吃的梨來！」

僕人聽了主人的吩咐，便跑到鮮果舖，對鮮果舖的商人說道：

「我要買最好吃的梨！」

商人聽了，便取出好梨給他看，他看了一眼，然後說道：

「這個不成！你必須把那最好吃的梨，賣給我！」

商人聽了，沒有法子，便對那僕人說道：

「那麼，你先嘗一個！你一嘗，便知道這是最好吃了！」

僕人說道：

「我僅僅嘗一個，那其餘的梨，究竟是最好的不是，我能覈全知道嗎？」

僕人說完，便把他所買梨，每一個嘗一點；嘗完了以後，也拿着就回去了。

他的主人，見他買來的梨，沒有一個整的，全是被他嘗過的，因此把他趕跑了。

(五)嘗菴婆羅果喻(百喻經卷下十四頁)

昔有一長者，遣人持錢至他園中，買菴婆羅果而欲食之，而勅之言：好甜美者，汝當買來。即便持錢，往買其果。果主言：

我此樹果悉皆美好無一惡者；汝嘗一果足已知之。買果者言：我今當一一嘗之，然後當取；若但嘗一，何以可知？尋即取果一一皆嘗，持來回家；長者見已，惡而不食，便一切都棄。

(六)落網的鳥(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三十三頁)

有一個獵夫，在湖邊張着網，預備捉鳥。有許多的鳥，全落在網裏了。

那落網的鳥，全都是很大的鳥，所以獵夫一舉網，牠們全都飛着跑了。(按，應該說：獵夫一舉網，他們一飛，連網也帶着跑了)。

獵夫見捉住的鳥，全都飛了，便拚着命去追，他在中途上，遇着一個農夫；那農夫向他問道：

「你追到那裏爲止呀？你雖然拚着命追，是那些鳥，全是在空中飛着，你安能追得上呢？」

獵夫說道：

「不對！倘若是一個鳥。自然追不上；我因她們是許多的，我一定追得上的！」

到後來，果然不出獵夫所料：到了天晚的時候，那些鳥，各自回各自的巢，有向樹林飛去的，有向池沼飛去的，有向原野飛

去的，這些鳥，亂飛亂走：全都撞進網去；因此那個獵夫，一個一個，全把牠們活捉去了。（按這裏應該說：……這些鳥亂飛亂走，弄得將網落下來，那個獵夫，一個一個，全把牠們活捉去了）。（唐譯這一個寓言，略有錯誤，所以就他的原文看，自己說不通）。

（六）捕鳥師喻（雜譬喻經五頁）

昔有捕鳥師，設羅網於澤上，以鳥所食物着其中；衆鳥命侶競來食之，鳥師引其網，衆鳥盡墮網中；時有一鳥，大自多力，身舉此網，與衆鳥俱飛而去。鳥師視影，隨而逐之。有人謂鳥

師曰：「鳥飛虛空而汝步逐，何其愚哉！」鳥師答曰：「不如是言，彼鳥日暮，要求棲宿；進趣不同，如是當墮」其人故逐不止，日以轉暮，仰觀衆鳥，翻飛爭競；或欲趨東，或欲趨西；或望長林，或欲赴淵，如是不已，須臾便墮，鳥師遂得次而殺之。

第二章 並非翻譯

有人說道：「照前章看來，並不是托氏的哲學，受了佛學的影響，更不是抄襲；不過是托氏翻譯佛書罷了」。我說：「既是翻譯的，應說明白是翻譯的。譬如嚴又陵翻譯赫胥黎的天演論

，他說明了這是赫胥黎的天演論，不會混充是嚴又陵的天演論
• 張東蓀翻譯伯格森的創化論，他也說明了這是伯格森的創化
論，不會混充是張東蓀的創化論，唐小圃翻譯托爾斯泰的兒童
文學，他也說明了這是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不會混充是唐小
圃的兒童文學。無論經過一次翻譯，或兩次翻譯，他的來歷總
應該說明白。今托氏的這幾個寓言，不會說明白是佛經中的寓
言。所以人家都當是托氏的寓言，都當是托氏的思想了。」

第四章 不是偶然相同

又有人說道：「偶然相同，也是有的；何能指爲抄襲？况俄國

近於東方，思想尤容易相同。」我說：不約而同，固然是常有的事；但是（一）則每條不能完全相同，至多有一半相同罷了，或者且不到一半。（二）則相同者不能如此之多；今唐譯本托氏寓言，共三十二條，却有六條和佛經相同，已占全體五分之一。這不是偶然的事。

偶然相同的，總有一部分不同，很容易看得出。像唐譯托氏寓言中「水神和珍珠」，和列子中的「愚公移山」，可說是大意偶然相同。又唐譯托氏寓言中的「盲人和牛乳」，和蘇東坡的「日喻」，可算是大意偶然相同，現將各原文照錄如下，以資參考。

水神和珍珠（唐君譯托氏寓言二六頁）

有一個人，坐在小船上，在海中行走，他也不知怎麼着，把一顆寶貴的珍珠，掉在海裏了。

這個人，失了珍珠，連忙回到海岸。他取了一把勺子，向海裏盛上水來，倒在岸上，一勺勺的倒，決不停止。到了第四天，忽然海裏出來一個海神，向他問道：

「你爲什麼取海裏的水呀？你止住罷！」

那個人說道：

「我因爲珍珠掉在海裏了。我所以取海裏的水。」

那個人說完了。水神又向他問道：

「你立刻就止住，可以不可以呢？」

那個人說道：

「我把海水取乾了以後，才能止住呢！」

水神聽了那個人的話，連忙沉下海去，把他失了的珍珠，尋了出來，交給他了。

愚公移山（列子湯問篇）

太行（應是行字）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之北塞

，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我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氏之孀妻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同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也；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孫，子

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二子負山：一厓朔東，一厓雍，自此，冀之南，雍之北，無隴斷焉。

盲人和牛乳（唐君譯托氏寓言二八頁）

有一個人，自從生下來，就是盲人；因此他怎麼也沒看見過。有一天，這個盲人，向一個有眼睛的人，問道：

「牛乳，是甚麼顏色呀？」

有眼睛的人說道：

「牛乳，就像白紙的顏色」！

盲人說道：

「那麼，牠的顏色，是白紙似的，一摸着牠，就嘩啦嘩啦的，對不對呀」？

有眼睛的人說道：

「不對！那牛乳，是像白麵那樣白呀」！

盲人說道：

「那麼，是像白麵那麼柔潤潤的麼」？

有眼睛的人說道：

「不是！牠的顏色，僅僅是白的；就彷彿白兔那麼白！」

盲人聽了，又反說道：

「那麼着，牠的顏色，是像白兔那麼軟軟和和了，不對嗎？」
有眼睛的人說道：

「還是不對！我說的那白顏色，就像雪似的。」

盲人說道：

「哦！如此說來，就是像雪那麼冰涼的呀！」

那有眼睛的人，雖然用幾樣東西比方着，和盲人說，那盲人，始終還不知牛乳是怎樣的白。

日喻（蘇東坡集）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於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第五章 托爾斯泰從佛經中得來的一部份思想

我們讀了第二章，可見托爾斯泰一定讀過佛經的了。所以我們可以決定他寓言中的「惡的出處」一則，這種思想便是從佛經中得來的，現在將原文照錄如下，讀者可以參觀。

惡的出處（唐君譯托氏寓言六六頁）

有一個隱士，住在深山裏，那山上的鳥獸昆虫，常和他見面，在一起說話，彼此相安，日子久了，那些鳥獸，也不怕他了。有一天，隱士在一顆大樹底下躺著，此刻有一隻烏鴉。一個鴿子，一隻鹿，一條蛇，也湊過來，同隱士一塊兒躺著，這些禽

獸湊在一處，便發起議論來了，牠們議論的題目是：

「惡從甚麼地方出來的呢？」

烏鴉先說道：

「世界上的惡，全是從飢餓裏出來的！請想！若是吃飽了以後，便落在樹枝上，啊啊的叫喚着，心裏是喜歡的，不論看見甚麼，都彷彿帶着笑似的。若是餓過兩天以後，心就亂了，看着世上，一點趣味都沒有了。只好東一頭西一頭亂飛，一會兒也不敢停住。幸爾看見一塊肉，立刻甚麼也不顧，拚着命飛了下來；這個時候，或是被棍子打了，或是被石頭砍了，要不然便

是被狼和狗捉去了，明知危險，決不肯退回。照這個樣子因爲飢餓而死的兄弟們，不知道有多少了，我所以說，一切的惡，全是從飢餓裏出來的！」

烏鴉說完了，其次鴿子說道……

「據我想，這惡，不是從飢餓裏出來的，我以爲，惡是從愛裏出來的，我們若是一個人度日，懸心着急的事便少。凡是單獨一個人，便沒貧窮；凡是貧的，全不是單獨一個人。我們大概都是兩個人在一起度日，便要愛自己的伴侶，既是愛自己的伴侶，便不能安心；總是要思念着伴侶的事體，她不餓嗎？她不

冷嗎？這是要思念的。倘然伴侶飛到那裏去。立刻就憂愁不堪，她沒被鷹抓去了呀？她沒被人捉去了呀？這也是免不了的思念；因此自己也飛出去尋找，也許遇着大鷹。也許撞着羅網，全是很危險的。倘若自己的伴侶失蹤的時候，自然心中煩惱，不論看見甚麼，都覺沒有趣味，終日不吃不喝，一邊哭着，一邊尋找；因此而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了。我所以說，惡是從愛裏出來的！並不是從饑餓出來的！」

其次蛇說道：

「不對！不對！惡不是從饑餓裏出來的！也不是從愛裏出來的

！我以為，惡是從憤怒裏出來的！大家想對不對！人若是不發怒；永遠和睦度日，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但是人總不能這樣，一遇着不合心的事，便沒一個不發怒的。發怒以後，不論看見甚麼，全覺著可憎，因此思念報仇解恨；到末了不顧己身，一邊咒罵着一邊去尋對頭，到了那個時候，看着大眾，全是不容赦的，也不管他是父親，也不管牠是母親，全敢去咬，甚至自己也要把自己吃了。這樣的發怒，便能害了自己。我所以說，世界上的惡，全是從憤怒裏出來的呀！」

蛇說完了，再其次是鹿說道：

「不對！惡不是從憤怒裏出來，！也不是從愛裏出來的！也不是從饑餓裏出來的！我以為，這個惡，是從恐怖裏出來的！若是永遠不害怕，心中何等快樂呀？我們的腿，走路非常敏捷，力量也很充足，遇着小一點的野獸，用犄角就把牠打退了，遇着大一點的野獸，連忙就逃跑了，但是總不能不恐怖，樹林子裏落下一根小樹子來，或是落下一個樹葉來，輕輕的一點響聲，就嚇得心中亂跳立刻就跑，儘着氣力逃命。不論是兔兒跳的聲音，或是鳥兒飛的聲音，或是樹枝折斷的聲音，心裏疑惑是野獸；因此慌慌張張的一跑，反到向野獸的鼻間跑去；要不然

，剛從狗那邊跑開，反倒向有人的地方跑去；還有時候，因為亂跑，從山崖上跑下來，以致跌死。再者我們睡覺的時候，總是睜着一隻眼睛，立着一個耳朵，不論何時，永遠恐怖，這真是不安樂的生活呀！我所以說，惡是從恐怖裏出來的呀！」

隱士在樹下，聽牠們議論了半天，容牠們都議論完了，然後對牠們說道：

「你們諸位都說錯了！大家要知道！我們一切痛苦，不是從饑餓裏出來的！也不是從愛裏出來的！並不是從憤怒，和恐怖裏出來的！這世上的惡，實在是從我們的肉體裏出來的！大家仔

細想一想！因爲我們有肉體，然後才有饑餓，愛怒，和恐怖呀！」

第六章 結論

我說這話，我不是攻擊托氏，我不過說明托氏的思想一部份的來歷罷了。但是我現在所見的托氏的書，是唐小圃的譯本，唐君所據的昇曙夢的譯本，倘然唐君或昇曙夢有誤，和托氏原文不同，這也要唐君或昇曙夢負責，我不負責的。我現在也寫信給唐小圃托人轉交去，專和他討論這件事，不過還沒得到他的回信。

(完)

托爾斯泰與佛經跋

此書印成之後，據耿濟之先生來信說：俄文原本，這幾個寓言，註明了是取材於佛經的。只是譯本上不曾註明，如此，抄襲一層，可以不成問題。但是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不是托氏學說，受了佛學的影響；抄不抄，猶在其次。書此，以謝耿先生的指教，並說明我不是專要指出托氏抄襲，是要研究托氏學說，多少總受了佛學的影響。胡懷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1747B

本林編輯處出版書籍

林刊第一二期

內有誦閱印光太虛顯蔭諸法師蔣竹莊梅攝雲程柏棠諸公名作闡揚宗乘洋大觀誦老法師在杭州祈禱大會之講演按期登出尤為特色
每期大洋二角半

釋迦牟尼佛略傳

顯蔭法師述略述我佛應化事蹟簡顯易明末附佛法綱要三皈五戒十善四誦十二因緣六度及淨土性相諸說略具端倪誠初學最要之善本 每冊洋一角

地藏菩薩行願紀

顯蔭法師述根據地藏經用極淺顯之文字為極誠懇之勸化末附本願懺儀尤便修習卷首有地藏像及朱印地藏金印尤為世所罕見 每冊洋一角

西歸捷要

首列最要經咒大字排印便於誦習後附三歸五戒之利益及念佛誦經持咒之靈驗尤足引起人之信心凡欲依法修行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每冊洋三角

佛說阿彌陀經

大圓居士解惑一書析疑辨惑頗有研究之價值欲知起信論之真義者不可不讀此書 每冊洋一角

大乘起信論解惑

自南京支那內學院出起信論料簡以來於起信論疑問者多今得唐大圓居士解惑一書析疑辨惑頗有研究之價值欲知起信論之真義者不可不讀此書 每冊洋一角

托爾斯泰與佛經

俄國大文豪托氏名震全球然其著述多取資佛經今得小胡寄塵先生於托氏書中摘抄襲佛經之文以成此書於以知佛法價值之高貴遠超一切也 每冊洋一角

八識規矩頌貫珠解

八識頌為相宗入門最要之書今既得古農居士就其文義一貫解釋庶幾化艱就易會於之江日報發表茲由本林會印贈送以廣法施

戒殺放生集

是集首列經生文執等以資實事遵行并列諸家放生戒殺之文字及問答釋疑末附戒殺放儀之果報事蹟尤足驚心動目慈善大家急宜寓目也由本林放生會付印贈送

